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6/PV.7
22 September 1981
CHINESE

大 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第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9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基塔尼先生（伊拉克）

— 一般性辩论〔9〕（续前）

发言者：

卡米利昂先生（阿根廷）

葛罗米柯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卡斯塔涅达先生（墨西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1-62338/A

上午10时40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卡米利昂先生 (阿根廷)：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阿根廷共和国衷心祝贺你就任大会的最重要的职务。你的当选，不仅表示你个人的才干是有口皆碑，而且也表示了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敬慕。联合国可以肯定，它已把这个崇高的任务交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深知这个任务所包含的重大责任。

最近，你曾由伊拉克副总统陪同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次访问中，我们两国重申，必须保持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亲密而又富有成效的关系。

阿根廷还想对前任大会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韦希玛尔大使重新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敬佩他在执行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紧急特别会议非常艰难的任务时所表现出的才干和工作效率。

我们高兴地看到新独立的国家瓦努阿图成为联合国第155名会员国。我们深信，瓦努阿图将为实现本组织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我还要代表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对伯利兹获得独立表示欣慰。伯利兹的独立是昨天刚宣布的。这是个范例，说明只要有历史责任感，正视现实，有决断，不在谈判中过早气馁，那么悬而未决的非殖民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因此，我谨向这些新独立的每个国家表示阿根廷共和国盼望同这些国家扩大友好合作关系。

同以往一样，本届大会会议又带来了全世界对问题的分析和想法，这也确实是大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本届会议是在八十年代初召开的，而这个十年看起来局势紧张，充满了冲突，因此，这届会议特别需要算一算帐，经过浩劫重燃希望至今已过

(阿根廷)

了 36 年，权衡得失究竟遗留下什么基本问题。

同联合国初期一样，今天仍有一个含义清楚的概念，毫不含混：这就是和平的概念。除了选择和平，别无他途。联合国的成立，就是受了和平的鼓舞，并把和平作为目标的。联合国成立之后发展的破坏性技术都不把世界战争作为任何政治计划中可考虑的手段。由于人类发明了残忍的破坏的工具，因而确定只有一种选择，不容置疑，但迄今为止，无论是从道德入手，还是去伸张正义，都没有确保这一选择。

遗憾的是，虽然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但是这既没有改善世界安全的状况，也没有在几年前还看来很有希望的道路上取得什么进展。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国际社会在一段时期内是多极化的，但是在决定性的军事力量方面，国际社会仍是由两极支撑的。目前的情况使局势更为紧张。

最近在联合国和欧安会进行的裁军谈判的情况发展令人失望，第二阶段限制核武器会谈基本上僵持了，而与此同时，除了多年来联合国一直关注的老问题之外，新的冲突又出现了。

实际上，裁军这一概念已被取而代之，首先是被放慢军备竞赛的观点取代，其次是军事力量的均势。这就使人们的许多幻想破灭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在这个技术发展的时代，真正的均势绝对不可能建立起来。无论事实上还是想象中存在着差距，任何消除这种差距的努力必然要造成新的差距，新的差距或许是事实上存在的，或许是想象中存在的。

这一过程有其固有的必然性。不断扩充军备，是因为有不安全感而引起的。虽然在所谓缓和的时期中无疑是有进展，但是缓和的倡导者无法去掉这种不安全感。回顾过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取得了一些必要的进展，但却远远不够，今天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但条件比以前更坏。毫无疑问，缓和的主要倡导者彼此猜疑愈深。因此，现阶段的头等大事是努力重创对话的适当条件，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阿根廷)

世界安全体系显然正经历着危机，现在这一危机更日趋严重，原因是同样严重的危机影响到安全体系基础的思想体系。例如，人们显然对有些思想理论感到不安，因为这些理论认为已经掌握了历史的含意，能够建立一个没有矛盾、完美无缺的样板社会。今天的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威胁和平的一些最危险的变化，显然是那种样板社会认为可以克服但却客观上存在的矛盾所引起的。

没有安全感，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是恐怖主义出现和漫延的根源。很清楚，这一真正的祸害不仅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有了新的性质。现代的恐怖主义侵犯人的生存条件，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同历史上许多类似情况一样，恐怖主义首先侵犯了理性，在动机上也毫无道德可言。今天的恐怖主义是赤裸裸的权力高度专业化的表现，它的世界性组织不仅日趋完善，而且甚至威胁到那些可能直接或间接支持这种行为的人。

关于这种惊人的发展，我们阿根廷人不能不指出：有人竟然企图暗杀若望·保禄二世教皇圣座，教皇圣座为阿根廷和智利共和国之间的边境纠纷做的调解深受我们欢迎，这清楚说明了他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做出了努力。

纵览世界形势，眼前展现的景象阴影幢幢，在这些阴影中，特别见到联合国会议多年列入议程的问题，而且也见到最近列入议程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国家、区域和世界范围的动荡不安。

那些最严重的问题可以用一条线串联起来。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一再拖延；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要兼并1967年战争后占领的领土会带来重大的危机；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对黎巴嫩的袭击以及对维也纳犹太教堂的袭击，对所有会员国的良知和责任感构成一种严峻的考验。另外一个例子是对阿富汗继续进行非法干预，一个超级大国竟以一个邻国的安全为代价来体现其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个邻国无论怎样想象，绝对算不上一个危险国家。我们对越南干涉柬埔寨也可以作完全一样的评论，这是威胁区域安全的又一个实例。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日薄西山，但是殖民主义依然残存，纳米比亚问题以及无理拖延它取得独立的进

程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实例，这显示，这种局势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而且可以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上述四种局面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极端事例，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违反了世界秩序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这些事件涉及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违反不干涉的原则、破坏领土完整及侵犯主权等项问题。有关国家以本国安全为借口，是为了替自己的行为打掩护，但这种行为明显侵犯了别人的安全，因此也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既然这些国家据称有维护安全的愿望，那么如能确切阐释安全词义的界限，就更能保证安全，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合理的。

鉴于这些问题属于联合国的具体管辖范围，有必要就联合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一些看法。一、有必要采取考虑到现实的政治途径，其中包括实际行动，同时探讨各种可能机会，最终取得具体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每个具体情况所要取得的目标以及《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便在可能情况下取得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意。如果事关捍卫原则和正义事业，那么取得所有人可以接受的起码的共同准则，比起提出极端的建议要有效一些，因为极端的建议一定会引起他人提出保留，结果建议不能发生作用。二、尤其有必要强调各个问题直接有关国家之间的谈判和对话，必要时由联合国秘书处参加，而不影响以所有会员国为对象的决议中商定的一致行动。

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这些考虑是目前需要的。显而易见，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急的阶段。可能发生的和实际发生的违背基本原则的行为，曾在其他地区引起了严重的争执，而现在这一方面也成为中美洲人民真正关切的问题，萨尔瓦多的情况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拉丁美洲的冲突可能激化成为重大危机，这一点其他地区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它们好象把这些冲突看作是与欧洲目前政治倾向有关的势力范围划分一类的问题。

(阿根廷)

这种在欧洲工业化国家特别流行的错误看法，过去和现在都在人权领域内存在着，但与前者恰恰相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人硬要插手干涉根本就不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内部的安全局势，有些方面的干涉更是表面化，一眼可见。这种干涉当然是违反《宪章》的精神和条文的。事实上，这样做对破坏性的恐怖主义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力的支持，而这些恐怖活动确实可能造成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显然，这种和平与安全必须反映支持国际关系体系的所有要点。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经济发展和发展不足问题的讨论。但是早在1945年，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其他一些没有采取实现现代化步骤的国家就在旧金山云集一堂了。铲除殖民主义的伟大运动，在联合国的这些大厅里展开了多次战斗，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数目骤增。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的份量增加了，但是它们同作为金融、工业和技术中心的大国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在1973年的危机中，新的石油价格引起了连锁反应，但是问题的实质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形势中又增加了有重大影响的恶化因素。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经77国集团倡议开始了更广泛的对话；对话的基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它们的命运显然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它们必须共同努力，争取达成一项全球性协定，这样就可以找到世界经济持久、平衡发展的基础。虽然我们至今对发展尚存怀疑，但是怀疑丝毫也不说明采取这种方案或办法是不对的。

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有一些趋势更加明显了，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扭转这些趋势。但是基本上必须对形势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某些区域得益非浅，但是世界上的收益分配出现了这样大的改变，却没有与此同时采取结构方面的措施，以纠正其中不合理的部分，这就势必使许多国家遭受损失。在此过程中，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影响最严重，但是它们无论是产油国还是非产油国始终团结一致。

对于应该先解决失业还是先制止通货膨胀，工业化国家一度举棋不定，但是在新形势下，它们都着重采取行动来制止通货膨胀，并采取措施，纠正本国经济的衰退趋势。

由于剩余资金经过私人银行最后又回到了工业化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利用一系列办法克服了自己主要的基本问题。它们采取了更有效的保护主义政策，把货币和石油的涨价部分转加到自己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并且用新的补贴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出口产品进行不公平的竞争。

显而易见，不生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反倒要弥补这种差额。它们不得不为能源、资本货物、工业投入、制成品，尤其是货币等等付出更多的资金。

由于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从结构上看，国际社会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国际收支经常帐户上赤字很高。

鉴于形势发生了这种变化，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采取了旨在补救或缓冲的措施来应付这些不利的趋势，但是它们暂时还没有配合指出的问题形成有效的一致行动。尽管这些措施中有一些是为了分化发展中世界，但是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仍然团结一致，相互支持。

石油输出国的剩余资金回到了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中，这无疑是1973年以后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现状非采取重大措施才能补救。否则，几年后目前的趋势会使国际社会走上末路。石油输出国和工业化国家，今天对全球性的资源重新分配和增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20年以前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有必要确保世界各国都有偿付能力，那么今天就更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全世界都逐渐丧失偿付能力。

在纽约、卡拉瓦列达、渥太华、内罗毕、巴黎和坎昆进行的国际对话，虽然没有全球性办法借以制订实质政策，但是若望·保禄教皇二世圣座在他最近“论人类的工作”的通告中生动地描绘的情况使我们感动，这个文件几乎可以成为联合国各国的行动纲领。

(阿根廷)

无论花多少时间去分析情势，结论总是一样的：任何解决办法都离不开重振世界经济这一点，这就需要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这等于说，如果不使全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今天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将来就不会有繁荣的日子。

阿根廷不仅在能源方面自给自足，而且出口粮食数量相当大，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阿根廷可以对目前趋势作出较准确的判断。我要强调指出，目前世界的粮食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却反而减少，这说明了有些人坐视落后，容忍不公正的现象，而且不抱希望，这是可耻的。在一个导弹越来越多，苦难也日益深重的世界上，这种局面总是要在什么地方变得不可收舍的。

我已经谈了阿根廷政府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是阿根廷人民的看法。阿根廷民族继承了西方的文化，这一点各位代表都了解。阿根廷信奉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价值观念：我们始终不渝地信奉自由，信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认为应利用多元社会的各种制度来捍卫这些权利，信奉民族主权，信奉共和制的政府。

阿根廷的国家理想和国际理想是由萨米恩托、卡尔沃、德拉戈、萨恩斯·佩纳、普埃伦东和萨维德拉·拉马斯等这样的人物形成的。

在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中，如同在其前身的组织中一样，阿根廷无论政府怎么更换，也无论国内形势如何艰难，总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是有文件可查的。

就在几年前，阿根廷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困难，当时阿根廷遭到国际恐怖主义最凶暴的侵略。但是阿根廷没有去求别人帮助，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侵略。任何人也不能说我国对任何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由于这个原因，阿根廷无论在一些历史事件中，还是在目前进行的民主复兴建设中，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国门敞开，可以让大家看看我们在干什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愿意同任何人进行对话。

(阿根廷)

在对话过程中，阿根廷将一如既往，积极捍卫国际秩序，捍卫国家的各项权利，捍卫主权、不干涉民族自决、特别是世界和平等项原则。阿根廷重申这些原则，我们历来坚持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和不结盟运动各国一样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着作用。虽然面对削弱不结盟运动的企图，我们也希望这一运动的各项原则仍然能在1982年在巴格达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议得到有力的重申。一个在结束殖民帝国的进程刚开始时就获得了自由的国家，必然要坚持这些原则，也必然要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反对种族隔离或基本信仰、文化、等级或阶级的其他任何歧视。

阿根廷在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是打先锋的，可是它的领土完整仍然遭到破坏，而且因殖民主义仍然顽固存在而深受其害，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虽然大会于1965年通过第2065(XX)号决议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仍然没有归还阿根廷。

马尔维纳斯群岛至今的正式地位还是一个殖民地，开采这些岛屿的机构基本上是一个按照重商主义时代的公司形态建立的公司。在这人口爆炸的时代，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情况真是例外，因为目前岛上的人口比通过上述决议时的人口还要少。目前的非法占领如果继续下去，岛上就种不出大量的粮食，大量的能源也一定无法开采。

岛上的居民有各种机会认识到只有同阿根廷合为一体才能够得益，但是既然如此还会有这种局面，这就更使人费解。很明显，马尔维纳斯不能再继续做为殖民地了，阿根廷也不能消极地接受现状，承认它是残存的殖民地之一。我想告诉大会，阿根廷已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了建议，以便有力促进就马尔维纳斯、南三名治和南乔治亚等岛屿主权进行的谈判。阿根廷共和国希望这一系列有关马尔维纳斯、南三名治和南乔治亚岛屿的谈判很快就会开始，并且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向大会报告这些谈判已圆满结束。

(阿根廷)

我们必须冷静地正视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样就可以看到，人类可借以解决问题的工具有着巨大的能力。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联合国。只要国际社会为共同目标能齐心协力，就会找到各种可能机会，这一点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为了确保建立一个公正、不偏不倚的制度以便有秩序地、和平地利用海洋并合理开采海洋资源，各国所作的种种努力已有成就。

关于这方面，阿根廷希望联合国第三次海法会议拟订的公约草案明年能够通过，并在加拉加斯开放供各国签署。

和平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发展也一样。要和平，要发展，组成国际社会一部分的每一个国家就要做出努力。我们自己的工作责无旁贷，但是大家也都必须做出贡献。和平和发展首先要求理性，要求不走极端。文化之所以为文化，人之所以为人，具体地讲就是因为人有理性，能克制自己。理性和克制，可以制止任何世上的威胁。理性和克制可以把安全的要求和各国人民自决的神圣原则正好融合在一起。理性和克制还能使人们认识到：我们中间最富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最贫困国家的发展水火不容，相反，富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最穷国家逐渐发展壮大。

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是为和平而斗争还是为发展而努力，都不能心灰意懒。我们有理由满怀希望，不仅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而且因为这个事业是美好、正义的。在追求这些理想的过程中，阿根廷同拉丁美洲兄弟的各国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因为拉美各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就可以最好地保证实现联合国创始人的目标，同时还因为拉美各国的真正领导人都是一片赤忱之心。

葛罗米柯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这个高职位，我祝愿你在执行这个重要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取得全面的成功。

苏联代表团也欢迎新近独立并且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瓦努阿图代表团参加本届会议。

我今天在此讲坛上发言，首先要提醒大家，联合国作为一个讲坛在世界各国人民中是享有坚实的信誉的，因为这个讲坛的主要任务是其作为维护和平的有效工具。

众所周知，联合国的诞生是各国人民决心要防止另一次世界性悲剧的结果。联合国的成立反映出，在对法西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为了和平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应该压倒军国主义势力和侵略势力。

因此，联合国宪章的最初几行就宣布其任务为“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这话说得多么明确，多么有力。

我可以表示这样的信念，那就是这些话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光辉，永远也不会丧失其深刻的含义。这些话是各创始国在建立联合国时所作的庄严的誓言。而在今天来说也就是联合国中所有155个会员国的职责。

的确，现在有人企图断言，说还有比和平更重要的东西。可是，很明显，各国人民并没有授权给这些人代表他们讲这样的话。

和平是地球上全体人类的无价之宝，是人类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内取得进步的决定性的前提。这在过去是这样，在今天更是这样。

L·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对于我们党、我国人民和我们地球上所有各国的人民来说，现在国际上再没有比之捍卫和平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们捍卫和平，不是单单为了当今活着的几代人，也不是单单为了我们的儿子和孙子，而是为了今后几十代、几百代人的幸福。”

(苏联)

苏联共产党人的至高无上的讲坛——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从这一原则考虑出发，不久前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国际生活中关键性问题的建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这些建议对限制军备、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和加强各国间信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步骤。

这些建议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军事方面；既涉及导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也涉及欧洲、中近东、远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

这些建议中贯串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要使国际气候健康化和把战争威胁排斥掉。

在世界舞台上，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不久前在克里米亚的会谈中，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党和各国的领导人再次有机会从当前的世界形势出发对各自的估价和行动进行协调。

华沙条约各参加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常会和经互会的活动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服务的。

社会主义各国的对外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平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我们深信它具有优越性。其所以会决定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在我们这种制度下是没有靠打仗和备战发财、靠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而得益的社会阶层。

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各国人民的命运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且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我们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所遵循的科学世界观的奠基石。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一个没有社会与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时，是在走着一条前人所未曾走过的道路。这并不总是轻松的。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们理想的力量却可保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

西方国家某些集团企图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这是枉费心机的。

(苏联)

具体来说，现在正在对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着这样的尝试。为了动摇波兰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因此，就必须回忆一下华沙条约各参加国领导人的声明，其中指出：“再次重申，社会主义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可以坚定地指望得到华沙条约各参加国兄弟般的声援和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强调指出，波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一个牢固的环节”。

古巴共和国正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各项任务，奉行着和平的政策。苏联过去和将来都始终不渝地支持古巴人民保卫其主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对古巴所进行的敌对的罪恶阴谋最近有了加强，必须予以终止。华盛顿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古巴的。那么要请问，难道美国的社会制度是大家都喜欢的吗？谁也无权对古巴人民发指示，要他们如何来处理国内的事务。

为了诬蔑各社会主义国家，诬蔑它们的社会制度及其和平外交政策，他们使尽了各种捏造之能事。那些进行捏造的人似乎在相互比赛，看谁能想出最荒谬绝伦的创造。

这些人甚至还在预言，说什么社会主义很快就要夕阳西下。这些人似乎具有令人羡慕的异想天开之才，但是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认识却极为模糊。他们要找“夕阳西下”的方向，是否找对头了吗？他们是否把方向全找错了？

已经有多少“预言家”曾经预言过社会主义要垮台。可是怎样呢？他们的预言都毫无例外地破产了，历史还是无情地走着自己的道路。

苏联过去和现在从来也没有威胁过别人。自从列宁的时代开创以来，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友谊就是苏维埃国家的旗帜。我们始终不渝地忠于这面旗帜。这面旗帜不论在今天，还是在列宁那个时代对我国人民都是一样的珍贵。

在审议和解决国际问题时，我们所依据的是各国人民的自由理想和进步，是尊

(苏联)

重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享有独立的原则，我们的目的是巩固生活的基础，而不是为人类筹备葬礼。

可是，世界政治中还有另一种方针，它追随着另一种目标。这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军阀集团的方针。

这种方针其实质就是要想主宰其他国家，主宰其他人民；这就是说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在经济上剥削他们，把他们的领土用于军事战略目的。现在从华盛顿愈来愈频繁地发出关于世界由美国领导的议论，可是谁也没有委权美国来领导。

创造这种方针的人认为达成自己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煽动国际紧张局势，就是按他们的说法在政治中使用武力。甚至他们有时偶尔也在口头上承认可以采用“外交解决方案”，但却又立刻急忙地表明若外交没有武力为后盾，对他们来说是不行的。

这种政策路线的最典型的表现是：

进一步煽起军备竞赛；

公开要求在军事上要对苏联占优势；

建立广泛的军事基地网和把美国军队部署在外国的领土上；

破坏先前经过巨大努力所建立的苏美关系的基础；

压迫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要它们缩减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贸易和经济联系；

对于那些坚持和平立场、坚持不论是谁都不承认其统治世界要求的那些国家发动宣传攻势，进行诬蔑。

他们真是花了多大的劲想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拉进这一政策轨道中去！要是说不出道理（要为这种绝望而危险的方针找根据总是无理可找的），他们就粗暴

(苏联)

地使用压力，使得那些因与本身的利益不合并不总是甘心接受军国主义计划的人遑遑不得安宁。

有时也可听到有人说华盛顿的现行政策并没有关闭发展苏美关系之门，但同时他们又立即要求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恰如其份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于美国的利益。换言之，苏联必须放弃保卫自己的合法利益，放弃自己的外交政策。

可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一种轻浮的举动。苏联仍将继续遵循其列宁主义的爱好和平的政策方针。我们国家并不想偏离这种政策。我们并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至于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对我们同盟者承担的义务，我们是不会让步的。

希望华盛顿能够更为清醒地看待现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较为现实的立场，不要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他人的力量。

如果要把政策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那就不应该去寻求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即使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不要这样做，而应该坐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争端。

从我们这方面我们要再次重申，而苏联代表团是有全权在此重申，苏联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寻求和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对抗。苏联愿意和美国保持正常的事务关系。

众所周知，我们主张通过对话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法来解决争议问题。但是我们不是乞求，而是建议对话。

在历届大会上，许多国家都很有根据地强调指出，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支持为本国人民所憎恨的血腥的独裁政权和大力鼓励包括波尔布特种族灭绝专家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压迫者和刽子手，采取这种政策对各国人民正具有很大的危险。

推行这一政策的方法和方式有各种各样。最近，美国差一点对“国际恐怖主义”发动了十字军式的征伐，一下指摘这个国家，一下又指摘另一个国家。但这些指摘都是无的放矢，都是彻头彻尾捏造出来的。他们不在该找的地方去找恐怖主义，在实际上没有恐怖主义的去找恐怖主义。

(苏联)

他们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给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及其残余的斗争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换句话说，把人民所咒诅的压迫政策称之为对恐怖主义进行斗争，这种政策说到底就是不愿考虑各国人民按照自己意愿处理自己内政的权利，就是拒不接受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种社会变革。

萨尔瓦多事件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帝国主义执行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吗？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那里发生着名副其实的大屠杀。保卫自己国家独立的爱国志士，成千成万平民正在惨遭杀害。谁是这次屠杀的主谋，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正当我们坐在联合国大会会议厅里开会时，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生。

萨尔瓦多发生的事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界各地正义人士的愤怒。遗憾的是联合国至今还未采取丝毫行动来结束这种对整整一个民族所犯的罪行。

那么怎样来看待对利比亚的无耻地施加压力的政策呢，尤其是怎样看待最近对该国的武装挑衅呢？或者就以所谓的“快速部署部队”为例吧。显然华盛顿将这支部队的组成看为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但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不过是一根警棍，可以用它来可使美国粗暴地干涉各独立国家的内政，和扼杀人民的自由。

在这个世界性讲坛上，我们也不能放过用以为这种政策辩护的“美国根本利益”的论点。在华盛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几乎每一个官方讲话中都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个论点。对这个论点的解释就是美国可以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宣布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可在那里采取任何措施，直至使用武力。

欧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不例外。好象只有南极还未包括在内，可是不久的将来可能也会包括进去……，在这里可以找到任何东西，恰恰找不到美国有可以这样做的权利。不论美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未受权支配整个世界。那样做只是专横跋扈。

(苏联)

众所周知，美国海军有整整一支舰队集结在波斯湾。这是针对伊朗、苏联和许多亚非独立国家所采取的行动。美国海军必须离开这个地区，这里没他们要做的事，没有要他们保卫的东西。离开这里才是聪敏之举。

不论那个国家都不能因为它面积大、力量强或资源丰富就有权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别的国家，并任意把世界任一部分宣布为它的主要势力范围。

如果承认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具有这种权利的话，那么或许就要把国际法的所有文件销毁殆尽。的确，这样的话，连联合国宪章本身也所剩无几了。

许多北约国家的统治集团现在只信奉一个神——那就是漫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对它们说来凡是符合这一目标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进行军备竞赛必然会带来一连串充满着军国主义狂热的演说，其中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演说。那些鼓吹军备扩张计划的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这种人的心目中，搞欺骗特别有光彩。他们互相欺骗，欺骗人民，不论亲疏，一律骗。他们今天无中生有一套，明天就把它扔之一边。

在这种骗局中，使用得最多的莫过于“苏联威胁”这个神话了。他们无休无止地重复又重复，日唱夜和，弄得人家昏昏然。这样做就比较容易欺骗人民好挤钱出来搞军备。

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了史无前例的巨额军备开支的决定。

这种无孔不入的拼命到处扩军，如今确实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现在十多个国家里就驻有五十万美军。

今天，美国的政策象是恶魔附身，尤其是在苏联边境附近及其邻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方面更是如此。当然这些基地矛头所指的国家必须估计到这种情况，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谁会相信加速步伐发展更新型的武器的动机是为了和平呢。这里有M X洲际弹道导弹和由潜艇发射的三叉戟导弹、有新型战略轰炸机、有各种类型的巡航导弹以

(苏联)

及其它许多武器。

这些又是为的什么呢？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已有的战略平衡，保证自己取得军事优势，俾能依仗这种优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

苏联谴责这种冒险主义政策。挑起军备竞赛，这是疯狂之举。世界上许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和文化界的代表都不止一次地确认这一点。必须拯救人类使之免遭灾殃。目前的军事力量的均衡是完全符合和平与国际稳定的利益的。

我国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追求过军事优势。关于这一点，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向全世界宣布过，而且不止一次地宣布过，特别是在不同的时候直接向好几位美国总统讲过。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别人对我们取得优势。对任何挑战，我们当然要给予应有的回答，这样就可以保持力量的均势。

但是，苏联历来的所作所为，从没有超过确保我国人民和平生活与盟友安全所绝对需要的程度。我们相信北约统治集团对这一切都很清楚，但他们不愿承认所谓苏联威胁完全是空穴来风，他们也不愿放弃谎言欺骗。

的确，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有关西方必须“增加军备”的臭名昭著的种种告诚，岂不成了空话？一点实质都不剩了。因此，他们运用各种无可比较的指数，和提出种种假造的关于战略武器、欧洲的中程核系统、中欧两边的军力分布，还有关于军事相对力量等虚假的材料。

如果偶然有一两位北约的官员承认苏联从来没有超过美国，两者仍然有差距，他马上便会受到上面的申斥。于是，“苏联军事优势”的老调便又重弹起来，以支持例行的增加军事拨款找根据，给新出炉的军国主义教条撑腰。

在有些国家的首都，这类教条象流水线作业似地滚滚而出。事态这样发展下去，有一天，任何一位官员，特别是万众瞩目的那种官员，一旦走马上任，就立刻会炮制一套他自己的战略教条。

因此，举例来说，最近在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发明”。根据这个新发明：总

(苏联)

的说来，对核子战争不用特别担心，“可以打”。这是无耻的欺骗，目的是要把各国人民引入歧途，麻痹他们反对核威胁斗志。

鼓吹军国主义路线的论点，如果去除其中的故意含混不清和狂啸，抽去其中自称独到之处，那就只剩下一点，明白说，就是要毫无限制地在深度广度两方面加强军备竞赛的欲望。

但是，这批军国主义教条的作者，有没有问过五亿欧洲人、四亿七千万非洲人、三亿六千万拉丁美洲人、二十五亿亚洲人，以及他们本国的人民：他们愿不愿意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当然没有问过。这一点对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

煽动军备竞赛的人不惜牺牲任何阻挡他们计划的事物。如果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背弃承担的义务，那就让他们这样干吧。因此，美国一再拒绝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在这个条约最后达成协议和签字之前已经谈判多年，而现在有人说这个条约对美国不利，甚至说对美国不公平。这当然不是事实。

这个条约中已经精确地制定并维护了各方利益的均衡，这一点，任何熟悉这个条约内容的人都是知道的。因此，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条约反映的平等和相对安全原则，有人就是不喜欢。

他们利用人们的无知，宣称这个条约没有设想到战略武器的裁减，从而设法破坏之。但这一点也非事实。这项条约明确规定了这种裁减，而且裁减的规模不小。

事实很清楚，一旦就战略武器限制和武器水平的初步裁减达成了协议，则要作进一步的裁减，便反映出更低水平的军备均衡，这项任务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项已经达成协议并签了字的条约，在今天看来，其意义的重大绝不逊于签字当时。

(苏联)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限制军备曾经举行过多少次谈判！但是，任何一个主张公道的人都毫无疑问地会说，这些谈判所取得的结果没有一次能够丝毫比得上现行有效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尤其比不上还未生效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给这一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本身抹黑呢？而特别轻率的政客现在却在说什么，整个问题根本就不紧急。至少在美国将其最全面的建军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是没有这种紧急性的。

尊敬的代表们，请你们想想，这种立场是多么荒谬！号称军力最强大的国家说：先让我把军备增加多少倍，然后咱们也许才可谈限制军备。

在这个立场中，到底是那个因素在作祟：是政治上的侵略阴谋？大国扩张主义野心？一心想加诸这个世界种种可怕的计划，存储越来越多消灭人民的武器而不是制造有价值的物质？还是要为制造军备的人开出一条取之不尽的财路？很难说，说不定是各种因素都有。

美国决定开始生产中子武器，引起举世震怒。这一个决定是朝向加紧军备竞赛，朝向恶化世界局势，踏出的新的一步。

各国人民清楚地表明，他们坚决反对极其凶狠的中子武器，他们说得很对，这是特别不人道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子武器必须彻底禁止。对其生产和使用都必须予以禁止。

长期以来，华盛顿就在作出种种尝试，以阻挠甚至破坏就若干重要问题早经展开的谈判。不幸的是，为此目的，已经做了许多手脚。举例来说，关于印度洋关于限制常规武器移转、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关于禁止生产化学武器及销毁其储存的种种谈判，都有这种情形。

这里也应该一提的是，最近又在活动，要使各国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多年努力取得的成果功亏一篑。

(苏联)

国际生活中的其他发展对于世界局势也有其影响。华盛顿与北京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已引起人们注意。

两国之间要搞关系正常化，谁会反对？当然谁也不会反对的。问题是正常化是拿什么做基础的。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基础是与许多国家公然为敌，首先是与苏联为敌，与缓和紧张局势为敌。

他们已向全世界宣布，美国打算向中国出售武器，帮助中国建立起其军事力量。而采取这种行动之时，正值中国推行一种与和平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推行一种霸权主义和侵略的政策。

美国同中国搞军事合作，而且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把日本拖进来。对此，苏联将作出应有的估计，我们认为，其他国家也会这样。

苏联方面，它已一再表示其信心——而且最近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又在苏共大会的主席台上重申这一信心——认为和平政策顶顶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苏联愿意在睦邻关系的基础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好关系。苏联不止一次地重申，它所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仍然有效。

尊敬的代表们，据我们看来，这就是国际局势最近复杂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要问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你要是去听军国主义思想家的议论，那末人类必将经历漫长的黑夜。无休无止不断加剧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冲突和磨擦。

苏联，我们相信还有许多别的国家，都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前途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秉性不喜欢悲观主义，也没有会注定灭亡的感受。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为防止战争而积极战斗，防止战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们的国家准备同所有国家携起手来，制止军备竞赛、消除战争威胁、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对任何人伙伴，不管他们社会制度或思想怎么不同，在政治上都没有恶感。

(苏联)

今天，最迫切和最尖锐的任务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限制军备竞赛及消除战争威胁。

苏联建议大会，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通过一项宣言，庄严宣布各国和各国领导人如果首先使用核武器便是犯下危害人类的最严重的罪行。

现在既无任何理由与动机，也无任何条件或情况，足以使各个国家有权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使用核武器那将是对所有人民，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犯罪的行为。

同样地，我们必须提出警告，对于那些如果作出决定首先要使用核武器的领导人是不能给予宽容和原谅的。

发布一项宣言中作此宣告，以便使这些声音传遍每一个首都，传遍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这样就可提醒那些可以作出决定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领导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对人类的命运都负有个人的责任。

我们提议还要在宣言中大声地宣布，任何容许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论，都是与人类的道德准则和联合国的崇高理想是不相容的。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要注意：他们最高职责是采取行动消除爆发核冲突的危险。

在宣言中必须强调，核军备竞赛必须由大家共同努力，通过真诚和平等的谈判予以制止和扭转。

这里所说的是，原子能不能用于危害生命，而应用来造福生命，不应用来生产武器，而应用来促进科学进步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应纯粹用于和平目的。

这就是我们建议通过的政治文件的内容实质。我们希望这一提议会得到广泛支持。

这一文件的通过，也许会成为朝向彻底消除核冲突威胁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对解决这一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袖手旁观。

(苏联)

苏联赞成就全面终止军备竞赛问题和就一切有争议的国际问题进行对话。苏联赞成进行双边或多边的对话。

不时有人表示，好象愿意进行谈判。可是，一面表示愿意，一面却附带许多各种各样的条件，牵连以及种种不公平的办法。

如果有人真的要按照这个口径进行谈判，我们就得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做是不会有结果的。只有在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谈判才有可能成功。

苏联现已准备——而且已经准备了很久——恢复同美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只要彼此都有愿望，凭着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且维护已取得的成果，就可以使问题的解决有所进展。

除非华盛顿的风向又有什么转变，不然的话，苏美两国关于在欧洲限制核武器的谈判看来是会恢复的。当然，关于限制中程核武器和美国相应的前沿基地核系统问题，应当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加以审查和解决，并适当地考虑到决定欧洲大陆战略局势的一切因素。

我国曾经建议，谈判一旦开始，北约和苏联就应当暂时停止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核火箭系统。提出这项建议的依据是目前双方军备大致相等。暂停部署中程核火箭系统，可以使谈判的气氛更加有利一些。

苏联准备就限制并进一步裁减部署于欧洲的中程核系统达成协议。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1979年10月6日在柏林说过：“我们准备裁减目前部署在苏联西部的中程核武器，但唯一的条件当然是对方不再在西欧部署更多的中程核武器。”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如果对方人为地拖延谈判并开始在西欧部署新的中程核武器，苏联就不得不采取措施重建均势。

为了巩固欧洲的和平，也必须打破关于在中欧裁减军队和军备的维也纳谈判中出现的僵局。社会主义国家已尽了很大的努力，争取使维也纳谈判取得进展。只要

(苏联)

西方伙伴表示出起码的善意，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召开关于欧洲军事缓和与裁军的会议。众所周知，各国参加欧洲会议的代表在马德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苏联希望促其成功，已向西方作出很大的让步，宣布自己愿意将其领土的整个欧洲部分纳入建立信心措施的区域，当然条件是西方也要采取相应步骤。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步骤。

在欧洲大陆实行军事缓和的目的，是要加强和补充政治缓和。但光靠我们一方不行。

苏联准备就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所有领域举行谈判。

在当前的形势下，日益重要的是防止军事争夺扩展至外层空间。现在每日都有新的证据，说明外层空间可能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

苏联已向本届大会提出一项议程题目是“缔结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条约。”出席这届大会的各国政府都有机会了解苏联提出的这个条约草案。这项草案兼顾到问题的所有主要方面。我们希望在苏联提案的基础上交换意见，也希望取得积极的成果。

谈到需要采取措施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这个问题，也应当特别指出，必须努力解决世界各地的冲突局势，防止出现新的紧张局势的温床。只要各国努力争取确保更为持久的和平，它们就能够对付这个问题。

由于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了践踏。阿拉伯各国人民为保卫其正当权益起而斗争，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谅解和支持。

在中东，正义至今没有得到伸张，局势依然危险，原因是以色列的统治集团顽固地执行扩张主义政策，而且拒不停止向黎巴嫩人民施加恐怖暴行，同时，在中东区域以外有影响的各势力事实上是在鼓励以色列的这种政策，企图继续按照反阿拉伯的戴维营阴谋行事。

(苏联)

只有通过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一项不侵犯该区任何国家或人民的权利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才能确保中东的和平与稳定。

这种解决办法必须规定以色列部队撤离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行使民族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苏联一向公开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权利，主张消除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后果。现在大家日益了解，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是召开一个由所有当事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所处的形势，需要从政治上加以解决。对阿富汗仍在进行着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在这方面，美国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北京也不落后于美国很远。

巴基斯坦的领土成为了武装入侵的主要桥头堡，但可惜的是，巴基斯坦实际上避而不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谈判。可是，除了伊斯兰堡以外，还有谁应该首要地关心在该区域建立持久和平呢？

最近有人谈到若干西方国家建议召开一个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但人们看到的是，会议虽说是讨论阿富汗问题，可是却“遗忘”了主要的当事一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这种健忘症掩盖了一项企图，那就是要在甚至是在没有阿富汗政府参加的一个由其他国家组成的论坛上，审议阿富汗这个不结盟的主权国家的内政。当然，这种做法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当前，政治解决的基础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很简单，只要有善意，就有可能变为事实。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8月24日的声明便提出了具有这一内容的建设性纲领。

(苏联)

政治解决应保证停止和不再发生对阿富汗进行武装干涉或其他形式的干涉。采取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包括制订可靠的国际保证在内，可使阿、苏两方达成协议规定把人数有限的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方法和时间。

在东南亚除了谈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尽人皆知的各项建议，其中包括召开一次由印支各国和东盟成员国参加的区域性会议。

但是，任何人也不应指望围绕根本不存在的“柬埔寨问题”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除有害的后果外还会得到什么别的后果。绝不允许以某些冒名的会议为借口，将已遭柬埔寨人民推翻的刽子手们，或以前的小王公贵族们再强加到人民头上。人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柬埔寨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斗争中伸出援助之手，往该国身上摸黑的任何企图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要请各位注意这样一种典型华盛顿牌号的骗局——声称有人在东南亚某地使用的化学毒剂是苏联制造的。

显而易见，在这里搞名堂的那些人，他们自己就是犯了这种罪。现在他们正企图掩盖痕迹。

远东的形势也存在着积极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就在该区域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达成一项协议就是这种行动之一。集体或双边实施这些措施，都将对该区域的缓和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苏联关于此问题的建议业已通知所有有关国家。我们期望他们将在这方面表现出必要的责任感。

朝鲜问题——仍未解决，因此是远东紧张由来已久的根源——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各项建议是解决问题的适当基础。

(苏联)

最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适时的倡议，建议召开一次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关系中互不侵犯和放弃使用武力的会议。我国支持这项建议。

印度共和国正为维持亚洲的稳定与和平和保障国际安全做出重大贡献。我们高度赞扬其和平的建设性政策。建筑在《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牢固基础上的苏印关系，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完全符合和平的利益。

在解决其他的危险局势和有争议的问题时，包括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塞浦路斯问题、西撒哈拉和非洲之角局势，用政治手段也能取得成效。在这方面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能允许任何人挑动一国去反对另一国，从而在两者冲突中间渔利。在这些地区不容许帝国主义施展阴谋诡计。

众所周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帮凶正进行策划以便阻挠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帮助纳米比亚人民得到自由有关联合国的名誉，也是联合国的直接职责。种族主义分子们以及所有他们所依靠的人们，必须知道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必须制止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强盗般行径。必须谴责这些行径，责成南非停止武装侵犯，并通过对南非实行国际制裁。

这正是安全理事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最近所要求的做法。但美国阻止了联合国这一机构做出适当决定，公然无视非洲各国人民和世界的公众舆论。

美国支持南非就是直接帮助侵略者。这种做法必须受到坚决的谴责。联合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侵略，叫侵略者收敛行径。大会纳米比亚特别会议最近通过的决定，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步。

不结盟运动最近纪念了它的二十周年，该运动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苏联赞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反帝方向，并支持其有利于加强和平的活动。

关于工业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大家已谈了许多。关于“南—北”类型的讨论会，已提出种种建议，范围有大有小。

(苏联)

然而除非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的做法，结束同它们的经济关系中的歧视，放弃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掠夺，否则任何讨论会显然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成果。

我国将继续对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和在真正平等和民主基础上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给予必要的支持。

我们不能用标准量度单位来评价联合国的活动。正规的一元评价法对其也不适用。 但我们有理由说，联合国已做了许多工作，使各国人民在生活中对他们的未来有了更大信心。

苏联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在国际政治的一切领域，共同积极工作，为加强和平提出了各种建议。

各位杰出的代表，

任何问题，无论有多重要，都不能或不应比创立联合国的宗旨——如何维护和平——更为重要。 所有国家各自和集体的职责，每位政治家的职责，就是在其人力、智慧、精力、对生活和对最崇高理想的献身精神之所及范围，为此目的而竭尽全力。

各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巨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了——即满足在能源、粮食、医疗和教育方面迅速增长的需要，探索海洋和外空，保护自然。只要人类能免除战争，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人民能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在和平条件下生活，而且不是怀着对文明前途的恐惧，而是对文明的发展的无限前景满怀信心，跨进我们时代的第三个一千年。 愿为此而努力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总会看到苏联是站在他们一边。

卡斯塔涅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你的外交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你对我们这个组织的工作又非常熟悉，这使我们可以预期，大会本届会议一定会成功。我对你的当选，真诚致贺。

我以墨西哥政府的名义，对新独立国家瓦努阿图表示热诚欢迎，它加入我们的行列，丰富了我们的组织。我也要特别提到另一个新生的主权国家，这个国家在昨天宣布独立。当然，我说的是伯利兹，我们的姐妹国，它与墨西哥不但在地理上相接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两国都希望发展自己的前途。我国政府是第一个支持伯利兹加入联合国的国家。

对墨西哥来说，伯利兹的独立是一个榜样，说明可以通过国际社会为和平和谐共处而建立的各种组织，落实各项最崇高的原则，特别是我国政府对外政策所遵循的原则：各国人民自决。在昨天完成的这个进程上，大会去年所通过的决议起决定性作用，该决议无保留地支持伯利兹人民独立的权利。在墨西哥方面，我们决意与这个新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合作，使它能够充分巩固其独立。不过，我们对由于危地马拉政府拒绝承认伯利兹独立而在这个地区和我们边界上造成的新的紧张，感到关切。我们希望墨西哥的两个邻国——伯利兹和危地马拉——能够迅速通过唯一有效的途径找到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个途径就是：谈判。我们愿意为此目的提供合作。

主席先生：

今天再肯定地说国际局势严重恶化，似乎是多余的。我们这个组织的全体会员国以及各国人民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每天都身受这种恶化的后果。墨西哥

(墨西哥)

认为，今天最重要的是和最必要的是，仔细研究世界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以期国际社会能够共同采取行动，纠正方向。

我们认为，导致国际气氛恶化的，有两大原因：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对抗日益加剧，彼此互相发言攻击，彻底破坏了缓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人民在改革本国国内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上日益受到障碍。

今天已不能再说，二十年前开始的这个引起世人很大期望的缓和进程，是在迟滞不前。坦白的说，这个进程是在向后退。我们是回到高声发表空论、军备竞赛的时代，这是荒谬的，因为今天不可能有胜利者。最近，我们见到的是一种不对话，甚至不交通的情况，特别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大国——超级大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早几年前，在缓和时代，人们可以说，“苏美谅解的共同统治”支配世界；今天，我们更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受一种更坏的共同统治支配：对抗的共同统治。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决定赏罚，也无权肯定指控谁应负责。但每一国家有责任明确表明它对两个大国间日益增多的争端所持的立场。理由很明显：这些争端不仅影响到它们，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全体。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两个超级大国间关系目前的危机，有两个新的来源：苏联的武装干涉阿富汗和北约组织决定着部署中程导弹以对抗苏联的部署 SS-20 导弹。

我国政府已明白表示它反对一个超级大国武装干涉阿富汗，并继续认为这一行为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大大地造成一种与冷战相同的气氛。

墨西哥对北约组织决定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感到关切，这一点我们去年已在大会上表明。但是，我们认为，北约组织所采取的另一个决定是值得鼓励的，这个决定原则上与第一个决定是分不开的，它要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之间开始进行关于欧洲核裁军的谈判。可是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一件应该不能分开的事，现在显然是分开了。目前，仍未进行谈判，也未看出有保证在谈判时好好进行谈判的政治意志。在最坏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永难实现的意愿，即

(墨西哥)

通过黩武的革新军备，取得军事优势。在最好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意愿，即纯粹通过军备竞赛，包括邪恶的中子弹，恢复据推测已失去的军事平衡。

超级大国的统治者先生，什么时候才真正开始真正的谈判？世界人民有权要求你们停止无益的口舌争论；停止互相挑衅；停止重新展开的荒唐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停止以一个超级大国对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十字军征战的借口，干涉或威胁干涉他国内政；立即开始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间的谈判和对话，包括最高一级的谈判和对话。如果超级大国忘记了它们对国际社会所负的责任，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有义务提醒它们。

新战争必然对所有国家毫无例外地产生不良影响，当前的危机首先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这是我前面已提到的导致国际气氛恶化的第二个大原因：我们人民在扫除国内和国外的不正义的统治结构的斗争上，遭遇的阻力加剧。我们反对这样的论点：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南部非洲、东南亚和西亚，各种冲突和紧张只是反映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和对抗。这些冲突和对抗主要是由于当地条件。不过也不能闭着眼睛，无视于一项事实，即超级大国间的这种对抗对当地冲突起煽风点火作用，这些冲突是人民对不正义和压迫进行斗争的结果。超级大国对南半球现有的种种紧张采敌意态度，加剧它们，使它们危险地走向国际化。

中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南部非洲最近的事态发展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目前局势最紧张的两个地区，当然是说除了近东以外。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为人楷模的国家何以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支持它侵害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的人民和被非法入侵的安哥拉的人民，想在这个被认为“战略性”地区里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对抗。南部非洲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尊重这个地区各国人民的真正愿望：尊重安哥拉的安全的和公认的边界，让纳米比亚真正独立，并废止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区域各国人民在进行斗争以求实现上述愿望的时候，如果不能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就不可避免地请求愿意提供援助的国家给予支持，而这种情况过去已经发生。

(墨西哥)

我们认为，不能单凭某个大国有无人员驻在当地而确实断定某种局势的政治性质。一个大国有军事人员驻在当地，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另一个大国有人员驻在当地，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每件事都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在政治方面来看，援助一国人民实现其争取独立和正义的合法愿望者，其立场值得赞扬；援助一个压迫人民、抑制人民、屈压人民的政权者，其立场则不值得赞扬。我们相信，纳米比亚的情况和阿富汗的情况就是如此。

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局势，在过去一年，却严重恶化，其原因刚才已经说过。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就认为，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和与这一地区有关的国家，都应尽力减少这种紧张局面，同时确定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法是首先承认这些国家境内发生的斗争是合法的。一个地区之内，如果不正义的统治结构继续存在，要想实现和平、民主和繁荣，确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个地区既然情况如此，不经动乱、不经斗争，就想改变这种结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以上述考虑为出发点，墨西哥政府已经对这个地区拟订一个政策，其中包括若干方面，但不容易保持全面计划中的统一性。一方面，我们努力与这个地区各国政府保持沟通政见的途径，包括与各国总统举行会谈。这样，我们就能够进行对话，针对中美洲的危机交换意见，并尽一切方法避免应该进行对话的各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中断。

同时，我们还参加区域经济合作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本身不能消除目前的危机，却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这就是一年多以前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签订的关于本区域石油供应减让条件的《圣何塞协定》的目标。这项协定是可能实现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提议的《世界能源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我们一贯主张经济援助方案必须丝毫没有政治性歧视；我们也在《圣何塞协定》的范围内采取了行动，并呼吁今年七月在拿骚集会的国家设法促进这个区域实际的经济繁荣。

另一方面，墨西哥政府认为，鉴于区域和世界局势，我国必须与这个区域的某些国家保持更密切的友好团结关系。这个立场是墨西哥对外关系的基础和永恒原则，

(墨西哥)

绝不改变。我们同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关系是基于一个共同的起源：我们三国知道革命是什么，虽然我们彼此情况不同，各有差异。墨西哥政府从本身经验知道，革命造成的区域孤立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也知道这种孤立状态可能造成的紧张局面。

过去一年，我们曾经多次在不公开的会议上发表我们在此时此地所说的话：古巴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不能沟通意见，尼加拉瓜和美国的对话情况日益恶化，这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危机的基本成因。我们凭着同这两个国家的密切关系和友谊，坚定指出：古巴和美国一天不会谈、不讨论、不协商，这个地区就没有也不会有和谐的局面。

我们继续在寻找方法，来结束萨尔瓦多国内血淋淋的危机。不久以前，我国和法国政府一起，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寻找一个政治解决办法，来解决这个国家的内战。不过，我们给“政治解决办法”一词加上一种新的涵义；这种涵义，我们认为，可能是公正的、站得住的、永久的。政治解决办法意味着争端各方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承认构成萨尔瓦多国内反对派的各个组织，也就是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是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照道理应该参加任何谈判。

有人说，这种承认一方面是干涉主义的，另一方面，没有根据，因为反对力量只不过是一个广大的政治阶层中的一小部分。对于这种说法，我国政府重申下列三点立场：

1. 墨西哥政府不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
2. 墨西哥和法国请双方通过政治谈判寻求解决办法的呼吁并不是对萨尔瓦多内政的干涉。
3. 正如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所说，政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走到极端，请求外国干涉，以保持其权力，而其他国家亦认为必须对这项请求作出积极的反应，正好是萨尔瓦多反对派的力量、代表性和群众支持的最佳证明。

拉丁美洲的问题应由拉丁美洲人解决，是一种很危险的笼统说法。除非明确说明自决权利是属于每一国人民而且只属于该国人民，不属于其友邦、邻国和保护

(墨西哥)

国。 否则，我们可以将监察委员会或区域集团的设立合法化，这些委员会或集团显然是干涉主义的，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认为萨尔瓦多的冲突不应重演成西班牙战争的悲剧。因此我们坚持采取谈判解决办法。 但是，如果有上述情况发生的话，墨西哥将坚其四十多年来采取的同样立场，反对外国干涉，站在人民的真正利益的一边。

我国非常重视其行为规范的原则以及传统，不会放弃其所负的责任。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方针，同法国和其他许多友好国家一起，直至真理取得胜利为止。墨西哥现在不能采取其他方式的行动，也不会改变其立场。

主席先生，

这两个大国的对抗，不仅使各国人民改变其本国内部结构的意愿无法实现，而且也使国际经济关系的改革进程受到阻碍。

在这方面，在我谈及主要的问题，即全球性谈判系列和坎昆首脑会议之前，我应该先谈谈关于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情况。我国政府对于若干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已经取得的成果所采取的态度，感到严重关切。

国际社会展开这个谈判过程时，是本着善意进行的，深信立法管理海洋的时刻已经来临。

这些由150多个主权国家参加的谈判行将结束。我们仍然确信在这一编纂法律的过程中，我们开始了的谈判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最重要的努力。

如果这些国家现在不能接受这么多年来工作，那么，所有多边谈判过程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为如果我们早知道参与谈判过程的一个或几个国家能够丢弃我们工作的成果，就很难要求我们以同样的信心展开谈判。

此外，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极端小心地思索没有制订一项公约的严重后果。当然，我们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认为，一些国家拒绝签字和公约不开放签字，并不表示世界回到以前无法开始拟订这项公约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沿用1958年日内瓦公约，就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认为，海洋法会议的工作，以及尚待将之载入条文的那些最重要的默示的协议，已构成各国的许多惯例，有许多惯例

(墨西哥)

毫无疑问具有习惯法的性质，将来会成为真正的法律规范。但是，缺乏一项公约这件事本身将产生极大的不利，因为这将在一个国际社会亟需有清楚明确的规定和持久稳定的领域内造成模糊不清，甚至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我要在这里呼吁各国加倍努力，结束就一项国际公约进行的谈判，我们认为缔结国际公约是解决开采海洋资源方面的种种问题的唯一办法。

在本第三十六届大会上必需对国际经济的种种迫切问题提出有效处理办法，这是极端明显的。

同十二个月前一样，大会必须对八十年代前半期多边经济谈判方面最重要的创举，即全球性谈判系列的前途作出决定。墨西哥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表示不满和关切的是，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有关全球性谈判系列的决议，已将近两年，但是直到现在还没能拟定这些谈判的议程和制定其程序，因此这些谈判还未能展开，尽管必须谈判的那些问题都是极为迫切和严重的。

大会在决定举行全球性谈判时，清楚认识到实行这个办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根据多边经济谈判的经验，许多国家确信全球性谈判的成败取决于并行但独立的努力，这些努力是旨在创造使得谈判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其他的努力不但应促进就全球性谈判系列达成协议，而且应对其他方面的谈判作出贡献。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推动必要的政治意志，以便取得有效的进展，承认世界经济新的现实及其对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影响。

考虑到这个情况，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采取主动，召开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的合作和发展国际会议，该会议将在一个月内在坎昆举行。参加该会议的二十二个国家已赞成开头推动该倡议的十一个国家在进行协商时清楚作出的决定，即会议的目的是在国家和政府首脑的最高一级上寻求政治上的协议，以便展开国际经济合作，但绝对无意妨碍或取代联合国作为这些谈判的自然论坛的地位。

坎昆首脑会议的性质和目标是：提供一个机会在最高一级上进行非正式的政治性讨论，寻求同样是非正式的协议，为将来的谈判铺平道路；通过进一步了解问题的幅度、范围和性质，促进这些谈判；以及为将来的行动开拓新的途径。

(墨西哥)

可以提出一种论点，事实上也已有有人提出这种论点，就是世界经济的困境以及多边经济谈判努力令人沮丧的记录并不是这个新创举将取得成功的好预兆；也许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候；或者也许可以等待更吉利的预兆。

尽管如此，墨西哥政府认为合作和发展方面的问题必须获得最高政治一级紧急的注意，而当前的情况，多边经济谈判的僵局以及国际合作促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有限，都是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有力理由。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负起责任，将来取得什么程度的成功将由整个国际社会判断。但是，我们确信大家将承认，无论结果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达成协议和取得进展的机会，而我们应竭尽全力达成这个目标。

主席先生：

对许多人来说，当前灰暗的世界局势，是使人有理由悲观的。除了由于国际经济危机加剧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恶化所产生的问题外，现在还有两个大国间恢复紧张的尖锐情况，而我们却以为它们已放弃了这种态度。

虽然许多国家都作出努力，但是国际社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获得可行和适当解决的前景却显得更渺茫。为此，我们今天更应重申我们对本组织的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加倍努力坚持明智的道路。在墨西哥方面，它将实事求是地采取它认为唯一合理的途径，即和平与谈判的途径。

在裁军的论坛上以及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我们都采取了这个途径，在坎昆举行的二十二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会议上我们也会采取这个途径；在萨尔瓦多问题上我们也继续建议这个途径。

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能否找到解决办法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大家一起寻找吧！

主席：我要提醒所有代表团，根据本届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报名发言的名单于明天下午六时正截止。

会议于下午一时零五分结束